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第十二回 治奇病農施藥餌 訪真情夜上茶樓

上回說到李公帶了捕快人等上船，吃過晚飯，即便開船，向嘉善進發。走了二□餘里，天色已、黑，李公就叫停船，派這四個捕快分更次輪流守夜。次日天明開船，到曉便找一鬧熱的去處停泊。到第三日落太陽的時候，已到了嘉善地方。那水手等巴不得靠了岸，忙到張富有家去報信，說富有已經問定了殺罪，下在縣監。他兄弟也差人押去，尋人頭去了。李公帶了這九個人上岸，分做三個住處。派趙升同趙甲、王福住在一處。周起同張中、黃道梅住一處。李公同裴道運、李益、吳太住一處。先吩咐道：「你們都要改裝，趙中可裝個爛腿，趙升裝個駝背，王福裝個算命測字的先生，到各煙館、酒店打聽。黃道梅、周起裝個窮秀才，每日到各處茶坊，向吃茶的客人求幫告助。裴道運就掛招牌，在□字街行醫。張中係本地人，人都認得，不能改裝。就逢人稱說為裴先生揚名。每日酉初、酉止、戌初，分做三起，到我的寓處見面，告訴日間耳聞目見的情形。」吩咐已畢，各尋住處，多相離不遠。

李公便同裴、吳、李三人，找了一個小店，將破衣舊帽同吳太兩個人分穿。李益就給裴道運背藥箱。到了明日，裴道運就在三仙街□字路口將招牌掛起，地下鋪了個包袱，將藥箱擺設中間，上面排列著藥瓶、刀剪，把膏藥攤在箱內，口中高叫道：「杭州五世醫裴道運，路過貴地，揚名三天。有緣的趁早來治，試試我的手段，治不好的分文不取。貧窮的，施醫捨藥，分文不取。」道言未了，早團團的圍了一大圈人。

忽有一個爛腿的，一路一拐的來分開眾人說道：「先生，我這腿疼痛得了不得，卻是乾痛，你看這一大片發黑，又不腫，又沒有水，就是觸手便連心的痛。請問你可治得好？」裴道運說：「治不好那還算五世醫麼？我叫你立刻不痛，好好的走回家去，叫大眾看看。我瞧你是個窮人。也不要你的錢。你先將這腿用布好好包上。」那客人感謝不盡的便坐在地下，將那條腿用手巾紮上。老裴取出兩粒丸藥，說道：「哪位行方便的，佈施一碗清水？」真有個年輕好事的貪看把戲，取了一碗水，分開眾人，遞給老裴。老裴便叫那爛腿客人用水將兩丸藥服下。老裴又在他腿上手磨擦了半晌，便說道：「客人你站起來。」那客人立即起身，老裴說：「還疼嗎？」那客人說道：「怪呀，不疼了。」

老裴說：「你且用力在地下一蹬，看疼不疼。」那客人連蹬了三四下，哈哈笑道：「不疼，不疼。」老裴說：「這就好了。我再給你兩張膏藥，回家貼上，保你永遠不犯。」那個客人叫「活神仙」，磕頭道謝，說道：「我窮人沒麼報答你，只能天天給你跪香揚名。」老裴道：「這是你與我有緣，倘沒緣分，任憑你給我千兩黃金也治不好。」那客人磕完頭，拿了膏藥，竟飛跑的去。

那看的人無不個個稱奇，人人說怪。老裴道：「不要說他這條腿，就是爛去了一半，也能給他立時醫好。」旁人聽見，更加稱奇。其中有個老翁擠過來說道：「活神仙，我老漢今年七□三，這雙耳不通氣了，有治法沒有？」老裴大聲的向他說：「容易，容易，我給你兩丸藥，就此吃一下。再給你七丸，回家去隔一日吃一丸，不可出門，靜坐半個月，保你聽得見。」那老翁吃了藥，將那七丸包好。放在襠內，歡天喜地的去了。因此一傳兩，兩傳三，通時立刻「活神仙」的名就傳出了。看的人更擁擠不開。老裴道：「我每天在此，送醫三天。今天尚有小事，諸位明早再來光降。」

眾人中尚有求醫買藥的，那裴道運故意不肯，收拾起招牌，回寓去了。這裡眾人便稱奇道怪的傳揚開了。那個爛腿客人真請了一封香，跪在街心頌揚活神仙的靈驗。於是，來來往往的人，個個想見活神仙的面。合境內有病的，都想求活神仙醫，就怕活神仙明日不來，茶坊酒店議論不休，這且不在話下。

卻說李公同吳太兩個人，這一日就扮做窮途落魄的模樣，在大街小巷往來。到了午後，聽得人人傳說活神仙治病的原因。知是裴道運作得機變，心中甚喜。但是仍察訪不出兇手的消息。看看天晚，只得仍回寓所。李公與老裴雖然同店，卻是分做兩起。老裴同李益早已回來，見李公問店，也不交談，彼此心照不宣。少頃，趙升、周起等陸續來向李公處悄悄的回話。今早那個爛腿客人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趙甲。卻不便同李公說話，拿子香在店門口磕了個頭，說道：「謝活神仙。」李全便會意了。那店主人問了趙甲的緣故，知道這位裴客人有起死回生的本領，便加意的巴結，不在話下。

晚上各自歇息。吳太向李公說道：「我們今日跑了一天，也察聽不出一些消息。到底知道這兇手家在何處？這樣的瞎訪不是海中撈月麼？」李公道：「你不要忙，五七天內，我保你自有著落。」吳太便不敢再說，卻是心中納悶。看看不過定更天氣，便推說出恭，溜到街上去散步解悶去了。

李公待他出去，也到街上打探消息。想起前日天河館的情形，便一直向天橋走來。尚未過橋，看巷口有個茶館，底下賣茶，樓上是個煙館，來來往往，熱鬧非常。李公進了茶館，走上扶梯，見吳太正在那裡開燈抽煙。見了李公，似乎不好意思，急忙立起身來。李公使個眼色，叫他不要如此，便也在煙鋪下首坐了，叫吳太照舊抽煙。那個跑堂的便給李公倒了一碗茶，遞了一把手巾，問要添一個燈不要。李公擺手道：「等會兒再說吧。」跑堂的接過手巾，轉身去了。李公留心聽眾人的口風，有說活神仙治病怎麼靈驗的，有說南河下跳板船來了個新人兒會唱京調的。

忽聽見問壁鋪上說道：「老三呀，天底下竟有這種冤枉事。」一個說道：「什麼冤枉？」那個說：「你不知道，咱鎮上開航船的張富有會打人命官司，問成死罪，下了監牢了。」一個說道：「殺人償命，咋說冤枉？」那個說道：「你知道這個人是他殺的麼？這個事也怪不得你不知道，除了我，知道的也不多，可惜我不做問官。」李公聽說話有因，回頭仔細一看，見一個約三□來年紀，盤著辮，穿一件青布小袖棉襖，黑絨坎肩，盤著腿，坐在下首吃水煙。那個先說話的四□餘歲，穿一件白灰夾小襖，青布坎肩，束著腰，紫絨帶子，兩太陽穴上貼著頭風膏，躺在上首，拿了煙在那裡抽。李公知道對路，將身移近，聽個清楚。這可謂：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不知這兩個人到底說出些什麼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